

— 诗 歌 —

家乡的湖

(外一首)

纪良英

千顷衡水湖是巨大的眸子
水草是她长长的睫毛
湖心岛是她黑黑的瞳仁
而满池汪洋是她深邃包容的眼神

引一叶小舟
在你的波光流转里穿行
大水苍苍 芦苇茫茫
金色的阳光羽箭般扑面而来
一只白鹤在岸边顾影自怜
花鲢和白鲫上下翻飞
掀起粼粼波纹

远处,渔娘踏歌而来
野鸭们忽地齐齐转身
在湖面上凌波微步
画出一道道长长短短的直线
风起处,大大小小的水珠
在油汪汪的荷叶上
摇摇晃晃

这是我的家乡 我的湖
初春的水面,冰雪消融
深秋的清晨,日月同辉
有荷叶田田,有水天一色
有华北平原的大风猎猎
有江南水乡的水汽氤氲
有我的父兄,沉静如泥
有我的姐妹,花团锦簇

莲 蓬

以莲座为基,绿芯为梁
你筑起一间精巧而坚固的小房子
屏声静气,巧躲妙藏
然后张开一盖盖黑幽幽的眸子
静观外面的风风雨雨

而你,曾是荷花嫩黄色的心房
青涩时,受困于淤泥里
为烈日的炙烤而惊悚
终于,在最美的年华
勇敢绽放惊心动魄的爱情
那么美丽,那么骄傲
当绚烂退却
你把爱情隐藏起来
以一种最简单的姿势
筑爱为巢,抱玉含珠

— 散 文 —

冰雪童年

赵盛基

冬奥的冰雪有一股魔力,牵动着
我回到了童年的冰天雪地。

我的童年在乡村度过,那时候,
雪比现在下得大,沟壑里常常积雪几
尺厚。下雪天是村民们难得的打牌
下棋休闲日子,更是我们小朋友与雪
为伴、不愿回家的时光。堆雪人、打
雪仗是我们常玩的游戏,滑雪、溜冰
是最爱的运动。

雪还没停,我就跑出家门,约上
几个小伙伴到野外的山坡上滑雪。
寒冬枯槁的山坡完全被大雪覆盖,天
地间一片苍茫。我们爬到顶端,或
蹲、或坐、或躺,顺着山坡往下滑。厚
厚的积雪被压得“吱吱”响,是否压
疼了雪下的青草我们全然不顾。鞋就
是我们的滑雪板,手就是我们的滑雪
杆。大家一遍一遍地滑,直到满头大
汗,寒冷二字都躲得远远的。

不大工夫,山坡上就被我们压出
了一条条滑道。我们滑得更顺溜了,
就在各自的赛道上进行比赛,看谁最
先滑到坡底。当然,奖励是必不可
少的,最后一名要被第一名弹“脑瓜
蹦儿”。赢了开怀大笑,输了的当然
不服气,重新再滑,非要赢回来不可。

积雪持续十天半月都不会融化,
路人踩过的街道上结了冰,我们的雪
上运动就变成了冰上运动。

结冰的街道,行人走在上面需要
小心翼翼,我和小伙伴却把它当成了
开心的滑道。长长的冰道上,我们助
跑,然后双脚一前一后站立着快速向
前滑行,伸开双臂张牙舞爪地掌握着
平衡。摔倒是常有的事,我们不怕,
爬起来继续滑行。

有时候,父亲也会参与进来。他
不是自己滑,而是让我蹲下,面对
面,拉着我的双手,他向后退,牵着我
前行。细想以来,不仅是童年的滑冰,
成年后在生活上、工作上,做人做事,
父亲始终是个牵引者,更是个引路
者。

开心地回味刚刚闭幕的冬奥会,
追忆我的冰雪童年。开心的时候回忆
往事,一切都是开心的。

— 散 文 —

倾城而出滑雪去

王晓静

在北国的冬天,若说雪最青睐哪座城市,
除了东北三省,大概要属于于齐鲁大地东北角
的威海了。威海俗称“雪窝子”。在这里,雪是
城市的骄子,城市是雪的巢窠,雪来到这里,就
是回家了。

大年初一,开门迎雪。大片的雪花花瓣一
样飘飘洒洒,不疾不徐、不急不躁,轻柔里蕴
含着力量,绵密里飞扬着洒脱,清冽里吐露着
春意。一盏茶的工夫盈天接地,白茫茫大地一
片。

同学晓宇约我去滑雪场滑雪。晓宇说:
“今年受冬奥会影响,威海滑雪的人特别多,
几乎倾城而出,不是在滑雪就是在去滑雪的
路上。”

威海山滑雪场依山傍海,是威海周边地区
雪道较长、规模较大,坡度最适合初学者的滑
雪场。我和晓宇就驱车去了那里。

滑雪分单板和双板。初学者普遍选双板,
感觉站得稳当年靠,安全系数高,在没有人陪
同的情况下,还可以借助手杖的力量向前尝试
滑行,不像单板,站在上面总担心掉下来。对
于滑雪,我是菜鸟,为了求稳选择双板。

一进滑雪场,我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晓宇那句“几乎倾城而出,不是在滑雪就是在
去滑雪的路上”并非虚言。

色彩斑斓的滑雪服像雪地上盛开的七色
花,鲜艳又炫目。欢笑声和欢呼声在我耳边
飞来飞去。由于大家都穿着滑雪服,戴着护
目镜,我只能从身形上辨别成人和儿童,对成
人的年龄我也拿不准。正琢磨呢,晓宇问我:
“看见刚从坡上冲下来的那位没?你猜他多大
年龄?”说实话,眼前热热闹闹的景象已经让我
目不暇接,我隐约记得刚才是有个身影从眼前
闪过去。晓宇指着远处说:“老爷子七十岁啦,
从威海有滑雪场的时候就开始玩了,不折不扣
的滑雪界扛把子。”那是位个头不高、身形矫
健的老人,已经在准备第二次俯冲了。

坡是滑雪场上最陡峭的坡,在场地西南
角。老人调整呼吸,箭一样飞下来,在地势起
伏的雪道上忽隐忽现,滑到我眼前的时候,就
觉一阵冷飕飕的寒风贴着我耳边飞过。人
群中也发出一阵欢呼声。

大多数年轻人是滑雪场的常客。他们一
会儿像燕子一样翻飞,一会儿像鹰一样俯冲,
动作干净利落,转身回头间就显出和初学者的
区别了。初学者眼睛是不会拐弯的,只盯着
前头。

孩子们弓着身子,小心翼翼,可还是会摔
得四脚朝天。爬起来拍拍身上的雪,竟又跟踉
跄跄地滑起来。一个大约四五岁的小朋友,脱
离大人的保护独自滑雪。滑板被他驾驭得仿
佛和脚长在一起。他灵活地晃动双臂左右摇
摆,引来一片啧啧声。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啊!孩子们像极了我们冬奥会的吉祥物“冰
墩墩”,也一定会成为参与我们国家冰雪运
动的新一代。

经过若干次摔打,我也能在晓宇的帮助
下滑上两三尺。不过“拐棍”一撤,我很快就
屁股着地。想想我们国家的职业滑雪运动员
真是了不起。他们肩负着为国争光的使命,
要经过多少次摔打和磨砺才能站上世界之
巅啊!

身边的人在石油的天空下,用青春守望,在一场
又一场的石油接力中,续写石油的芳华,唱响——

石油的歌谣

付以俊

每一个石油人心中都有一首关于石油
的歌谣,它们或激昂深沉,或悠扬欢快。而
我心中那首关于石油的歌谣,源自哪里?当
我试图穿过岁月的尘埃寻找时,就看到父亲
的身影清晰地显现出来。那么久了,他还在
那个叫记忆的地方,并未走远。

我最初关于石油的歌谣,都和父亲有
关。这个一辈子与石油打交道的男人,一生
辗转数个油田。他的每一次奔波,脚下沾染
的都是找油的风尘;他的每一次诉说,都是
关于石油的故事。那时的父亲,在我眼中,
其实就是石油的代名词。

正是在这种耳濡目染中,那颗关于石油
的种子,在我的内心深处播种,直至萌芽开
花。

18岁那年,我来到河南油田炼油厂工
作。我清楚记得,自己是穿着父亲的蓝色旧
工衣走进这家工厂的。这家管线纵横,炼塔
耸立的工厂,没有井架采油树,没有荒原旷
野。它们有别于父亲给予我所有关于石油
的想象,但依然与石油有关。在这个和炼塔
有关的岁月里,我听到的是关于石油的另
一种形式的歌唱。这种歌唱,或许没有父
辈“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豪迈,也没有“天
当床地当房”的洒脱,却是属于我和石油
的歌唱。

我记得刚到厂里的第一个班,正是夜
班。繁星点点,夜色笼罩。炼塔橘黄色的
灯火散发出炫目的光芒,它们和繁星交相
辉映,将整个装置渲染得流光溢彩。高耸
的炼塔,纵横的管线,轰鸣的机泵,这一
一切都带给我新奇的感受。那个晚上,我
跟在师傅王朝阳后面,不停地问这问那,
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多年之后,这种新奇
的体验,还依然在我的内心深处涌动。

我在这家炼油厂工作了20多年,白班、
中班和夜班,走过一个个不眠之夜,也带
走

青春年少的时光。炼塔和那些陪伴炼塔
的人,给了我无尽的灵感。

我想起那首叫《炼塔》的小诗。“你的
高度,定格我仰望的目光;你的伟岸,坚定
我执着的守候;和你相依相伴,同守日出
日落,季节的变换,不能更改屹立的虔诚”。
这是我写给师傅的。当年像我这般年纪的
时候,他就来到了工厂,一千近40年。当
我问他苦不苦时,他微微一笑,“习惯就好
了”。我想起那个略带羞涩的炼油女孩李
珍。她大学刚毕业就到工厂了,曾经为单
调而平凡的工作苦恼,没有了方向。有一
天夜班,正是困意袭来时,她走出操作室,
无意中抬头望向星空,看见一颗颗星星在
各自的位置上,相互照耀,发出炫目的光
芒。“原来星星也可以这么美丽,那一刻,
我心里一下释怀了。”她说这些话的时
候,身穿蓝色工衣,头戴橘红色安全帽,
脸上已完全没有了学生的稚气。

高耸的炼塔,见证一代又一代人的青
春。在炼塔下,从青年、壮年到老年,我
完成一个个人生角色的转换。我的师傅,
从这家工厂退休后,就离开了炼塔,离开
朝夕相处的装置。我记得他走之前,拍着
我的肩膀说:“好好干。”而李珍,早已
为人母,有一天我看到她和她孩子走在一
起,满脸幸福的笑容。这成为她扎根这家
工厂的岁月见证。

身边的人,无论是熟悉还是陌生的,他
们和所有平平凡凡的石油人一样,在石油
的天空下,用青春相守望,在奋斗中老去。
在一场又一场的石油接力中,续写石油
的芳华。

因为那份虔诚的守候,这么多年过去
了,那首叫《炼塔》的小诗,依然在心底
清晰地流淌。曾经,在父辈的歌声中,我
走进石油;现在,在父辈洒过汗水的石油
土地上,我以贴近石油的方式,将那些关
于石油的梦想延续。



炼厂风貌

刘斌摄

儿子的梦想

李高峰

2008年2月,我的儿子出生。适逢奥
运年,那批出生的孩子都被亲切地称呼为
“奥运宝宝”。于是,儿子的同龄人当中,
有叫奥运、奥林的,甚至还有叫匹克的。其中
热爱,溢于言表。

2015年7月31日,北京获得2022
年第24届冬奥会举办权。儿子对冬奥
会的期盼向往从此开始,小小年纪便立
下雄心壮志,要去现场观看冬奥会,买
门票就用自己积攒的压岁钱。当时,才
上小学二年级的他,加入了学校的足球
队,在多次比赛中取得不错的名次,还
获得了最佳射手称号。儿子突发奇想,
要是冬奥会有冰上足球就好了,他觉
得自己可以大显身手,可查遍比赛项目,
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梦想。

中原腹地,冬日暖阳难得下雪成冰,
可儿子对冰雪的热情丝毫不减。寒假期
间,听说附近的神农山景区建设人工冰
场,开设了滑冰项目,吵闹着非要去。在
教练的陪同

下,儿子开始了艰难的滑冰之旅,摔跤
自然是家常便饭,疼得掉眼泪,可他天生
不服输,很快掌握了滑冰的分解动作和
基本要领。两天训练下来,他自己完全
可以从高坡撑着冰杖,保持重心平衡,
独立滑下来。

回到家中,学会滑冰的儿子,情绪格
外激动,眉飞色舞地向我讲述他的滑冰
经历。看来,冬奥会的申办,让冰上运
动“飞入寻常百姓家”,走进这些孩
童的日常生活不再是遥远的梦。

转眼儿子14岁了,原本按照他的计
划,今年北京冬奥会要去现场观赛。但
由于疫情的缘故,无法实现了。虽然有
一点小遗憾,但坐在电视机前观赛的他,
依然很兴奋。这届冬奥会的两名中国
选手谷爱凌、苏翊鸣都是儿子喜爱的
运动员,看到他们拿到金牌的那一刻,
他高兴地蹦了起来。他说赛场上专业
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很值得学习,自己
也要继续练习踢足球和滑冰,早日实
现自己的“冰上足球”梦想。

— 散 文 —

一封珍藏在心底的回信

李琰

“孩子,正值花样年华,又顺利奔赴
学识之路,今后四年乃至更久,将是
你人生最关键的时期。在你开学之
前,爷爷想谈几点希望:一定要早日
入党……”

这是一封珍藏了几十年的信,是一位
从事纪检工作30多年的老党员退休
之前写的家书,字里行间满是沉甸甸
的骄傲与期待,话里话外尽是语重心
长的教诲。写信人是我爷爷,收信人
是18岁的我。

从记事起,爸爸就要到很远很远的
地方去上班,每当我听到“大会战”
“突击队”这些在当时并不陌生的
词语时,就知道,爸爸又不能回家
了。每次问爷爷,得到的答案永远是
“这是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油田工作。一起
参加工作的小姐妹积极申请入党,
我没有行动。身边的同事大姐连续
十几年主动要求过年值班,我有些
不解。有一年,大姐的父亲因病住
院,大姐每日都要往返医院给老父
亲送饭。恰逢除夕,她依然主动要
求值班,吃完年夜饭,又立即回到
工作岗位。我在想,她到底在坚守
什么?

2019年8月,台风“利奇马”来
势汹汹,抗洪抢险一声令下,“我是
党员我先上”成了冲锋号,首批到
达孤东海堤的油区卫士无一例外
全是党员。在堤坝上,风声压不住
扛起沙袋的号子,暴雨抢不过党员
手里的铁锹;在指挥部,昼夜奋战
迎难而上的永远是党员干部,无数
次集结,调度沙哑的嗓音是最有力
的喊话;在角落里,麻袋是撑不住
疲惫时最柔软的床垫。身边的党
员、入党积极分子纷纷签署了
请战书,而我作为群众只能留守在
大本营。

这件事也深深震撼了我,让我对党
员这一身份有了全新的认知,开始
仔细思考爷爷的那句嘱托。2019
年,递交入党申请书的那一刻,我
哭了。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来
势汹汹,30名党员组成突击队进驻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负责物资搬运、
体温测量、分流医患和疏导交通。
“我是党员我先上”,在其他
人闭门不出时,护卫队员和医护人
员一起,成为疫情最前沿的逆行
者,将背影留给了全市人民。

在河口疫情防控主战场,还有一
群胸佩党员徽章的蓝色身影。他
们出现在高速路口、国道边、小
区门口等疫情防控卡点,看着他们
坚守岗位的忙碌身影,听着一段
段抗击疫情的感人故事,党员的
形象在我心中更加丰满,慢慢地
地和爷爷、爸爸的身影重叠在一
起。

自此,实干、忠诚、奉献成了我
的座右铭。在中心党委的培养下,
我逐渐树立攻坚克难、敢打必胜
的信心,参加技能比武提升自身
本领;尽职尽责,时刻保持工作
热情,高标准完成每一项工作任
务;我开始学会,把自己所从事
的工作、所承担的责任,放到中
心发展的大局中去把握、去思
考、去衡量,用自身的实际行动,
接受党组织的考验。

2021年岁末,当戴上党员徽章
的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了爷爷
留下那封信的含义。我在心里,
给爷爷写了一封回信:“党员,
就要用坚守书写最朴实无华的
奉献。”



来自爷爷的家书

李琰供图